

枫杨树

◎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枫杨树又名鬼柳、麻柳、水麻柳、钱串串，胡桃科枫杨属落叶乔木。枫杨树喜欢长在溪谷、河道，潮湿低洼的地方。

叫枫杨不亲，我还是叫它鬼柳吧。

十几棵高大的鬼柳树，长在靠近东南湾的大沟口，谁也不知道它们长了多少年。那是一条季节水沟，两边的草岸又高又宽，怀抱着一大片肥得流油的河湾地，清清的桐河就在不远处流过。那里的草香、麦香、菜花香比别的地方浓，鸟和蝴蝶也比别的地方多，也更光鲜，更脆活。

鬼柳树不是家人也不是邻居，它们像是远远走来，让人喜出望外的亲戚。

乡间有句俗语：“亲戚只巴亲戚行，自己只巴自己穷。”这里的“自己”，是指同姓同族的近门儿。其实也不尽然，我的祖父27岁死于匪患、水灾和瘟疫，丢下两岁的父亲和年纪轻轻的小脚祖母。幸得我有位仗义的二爷，把他的那份地送给大爷，让大爷照顾老三丢下的孤儿寡母，他带着妻儿去县城行医。

那时候，兵来匪往，日子不太平。二爷只要一听见枪响就往家跑，用小车推着他的弟媳和小侄子逃命。实在逃不及，就把

人藏进钢柴(荻子)林。我不止一次听祖母说过，那片曾经连绵一二里的钢柴林，就在大枫树近旁的河湾里。

在早年的记忆里，无论剜菜、割草、拾麦、薅麦茬根儿，东南湾都是首选。进城多年后，有个春日，我还在那条大沟的入河口坐了半晌，看老鳖扒拉着四条腿儿顺河漂游。村庄上迁了，青青的麦田还在，水味儿的溜河风还在，沙岸边的泥鳅洞还在，一起割草拾柴的闺蜜还在。枫杨树被放倒拉走了，我们不回头，假装那一群绿色巨灵还在……

连阴雨天，鬼柳树根部会生一种菌，酷似时尚女士夏日遮阳的鸭舌帽，一层一层擦起来，一抠一大块。搁水里泡泡，切碎了炒吃，味道比蘑菇差远了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东西叫树舌灵芝。可以泡茶，可以泡酒，能治疗风湿性肺结核，有止痛、清热、化积、止血、化痰等功效。

鬼柳树开花成串儿，结子儿带着两个翅膀，有点像元宝，被称为钱串子。

桐河沿岸建成湿地公园后，曾经的庄稼地、树林子、沟溪、坑塘、水井和大路沟，被推成起伏不定的土丘，种树养花，大片的土地像被无形的手捏在了一起，

原来半天走不到边的东南湾成了跨步之地，小得容不下一个转身。

鬼柳树为什么叫鬼柳？可能是因为它会借山洪的力量，顺着河道跑，抓着光溜溜的砾石、岩隙打秋千，还活得枝繁叶茂。在叶县歪头山下来的十字沟河里，我见过顺河而下的鬼柳树，还见过它们的种子落地生根的鬼柳林。繁茂的枝叶在风中摇曳，怡然自得，让呼吸着它们的人只有发呆的份儿。

鬼柳树原产中国，历史久远。先秦孟子曰：“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柶椽乎？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柶椽也。”杞柳即枫杨。唐代杜甫有《田舍》：“田舍清江曲，柴门古道旁。草深迷市井，地僻懒衣裳。榉柳枝枝弱，枇杷树树香。”诗中的榉柳也是枫杨。

鬼柳树若虬曲有态，就会被文人雅士用来做杯盘，当器皿也当清供。鬼柳树的果实可以当饲料，也可以酿酒，种子能榨油；树皮、根皮入药，有治疗治慢性气管炎、关节痛、疮疽疔肿、疥癣风痒、皮炎湿疹的功效。

鬼柳树是一种野性十足的树，长枝阔冠，4-5月开花，8-9月果熟。如今已经成为城镇里的行道树和水岸绿化树。

母亲河

◎郝书亮(河南平顶山)
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……”我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，我也出生在一条大河——沙河边，我家就在沙河岸上住，我是喝着沙河水长大的。

沙河发源于伏牛山脉鲁山县，是淮河的重要支流之一，全长1066公里，流域面积19117平方公里。经平顶山市区、叶县、舞阳、漯河、周口、项城、沈丘，在安徽境内流入淮河，奔向大海。

我老家在叶县洪庄杨镇观上村，是孔子周游列国路过的沙河边古村落，沙河的古渡口。从记事起，我就在沙河里戏水、游泳、捕鱼、捉虾。沙河是我的母亲河。

沙河水滋润了我的家乡，养育了父老乡亲。我村因沙河水的滋润灌溉，盛产花生、小麦、红薯、西瓜、梨、桃……物产丰富，人杰地灵。

村中有香火兴盛的关帝庙，有悬壶济世楚家老中医、救死扶伤的杜家西医，有抗美援朝老战士、解放军军官，有数十名学士、硕士、博士，有郝家胡辣汤、李家水煎包、楚家郭家油条、李家杜家硬面馒头等美食，更有摆渡人把远方的商家货客及方圆数十里的乡亲引到我村，成就了热闹非凡的大集市……

沙河也曾给我村带来灾难。曾记得1955年、1957年、1975年沙河水暴涨，河堤决口，全村被淹，墙倒屋塌，刚收割的麦子被大水冲走、淹坏。河水常年侵袭，河堤坍塌，关帝庙被淹没，靠近河岸居住的多户村民被迫迁移到村东边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河水污染严重，村民苦不堪言……

沙河自古通航，在国内河航运史上有着重要地位，一度十分兴盛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我市的内河运输中断。

目前，我市正在着力恢复沙河航运，经过数载建设，沙河复航工程平顶山段建设工程已近尾声。波光粼粼，汩汩东流。站在神马大道沙河大桥上远眺，刚刚建成的沙河复航工程平顶山港熠熠生辉，我仿佛看到了沙河恢复百舸争流的盛景，满载我市煤炭、陶瓷、化工产品、沙石、粮食等商品的货船从这里出发，一路顺流而下，前往安徽、江苏、上海等港口……

又尝西瓜甜

◎孙书贤(河南郟县)

清早，清脆的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，娘说，家里种的西瓜成熟了，让我带着妻子孩子一起回家品尝。我抬头看看日历，也到周末了，该回家看看爹和娘了！

刚停下车，娘就从屋里迎了出来：“今年的西瓜又大又圆，你爹已经摘下来了，就等你们回来吃呢！”爹只用刀尖搁在瓜上轻轻一摞，嘎嘣一声脆响，新鲜的瓜瓤就呈现出来。“还是沙瓤的，这瓜好吃！”我咬了一口，甜润的汁水直沁心脾，让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。

那时候，爹是生产队里的“瓜把式”。爹对西瓜的移栽要求非常严格，地要干净平整，只能使用芝麻饼、黄豆饼给西瓜施肥，这样种出来的瓜好看又好吃。等到西瓜秧子舒展蔓延开花时，爹就在瓜田里忙着压瓜头、对瓜胎，给西瓜浇水，像

对儿子一样精心呵护。在爹的细心管理下，瓜胎如同出生的婴儿一天一个模样，不几日就长成了滚圆的大西瓜。爹对西瓜的生熟鉴定很有技巧，只要用手指对着西瓜轻轻一弹，就能准确地判断西瓜是否成熟。那时候，我时常缠着爹，和他睡在瓜庵里。每天晚上，仰望繁星点点，听爹讲述流星的故事，或躺在爹的怀抱里，看着月亮，听爹轻轻吟诵着“月奶奶，黄巴巴，八月十五到您家，给您送个大西瓜”的童谣，不知不觉就神游入眠了。

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分瓜的时候了，爹对我格外优待，让我的小肚子吃得如小西瓜一样圆。吃完瓜，爹还不舍得把西瓜皮扔掉，用小刀削去瓜皮上的红瓜瓤，清洗干净后切成小丁，撒上少许白糖，制成蜜饯。从田间回去饥渴难耐，吃上几块瓜皮蜜饯，顿觉神清气爽，疲劳和酷热都飞到了九霄云外。

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，爹和娘商量着种了一季西瓜。尽管那时的西瓜只卖八分钱一斤，可直接掏钱买瓜的依然很少，大多数人是拿小麦来换西瓜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，一天我和娘拉着架子车去镇上赶会卖西瓜。那时候，西瓜还要切开按牙来卖，赶会的人口渴难忍，才舍得花

上两三毛钱，坐下来吃个酣畅淋漓。我们顶着大太阳等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才遇到一个买整瓜的顾客。卖了一天西瓜，我和娘也不舍得买一碗面条，只花了几毛钱买了两块锅盔，就着西瓜当作午餐。

后来，我进城上班了，日子如同芝麻开花，节节高。西瓜已经不再是消暑的唯一佳品，鲜桃、蜜瓜、饮料成为常备的清凉解暑品。尽管如此，待西瓜下来时，我还会买整袋子西瓜给爹娘放家里解暑，偶尔还会在早春里买个西瓜让爹娘尝尝鲜。每当我把西瓜送到家里时，娘就会唠叨着说：“日子好了，也不能浪费，买这么多西瓜干吗，吃上几次就行了。”尽管娘这样说着，但她脸上的笑容经久不散。

去年，我和妻子商议着拆掉老屋，盖起了漂亮的两层楼房，爹娘住进新居别提多高兴了，还特意在院子里留下一块土地当小菜园。今年春天，爹早早下了一些西瓜苗，移栽后还覆盖了地膜。经过爹的精心管理，西瓜提前半个多月成熟了。

吃着甜甜的西瓜，感受着爹娘这份厚重的爱，看着爹娘苍老而慈祥的面庞，我鼻子一酸，泪水在眼里打起转来。见此情景，儿子连忙悄悄把纸巾递给我，小声提醒：“爸爸，您应该高兴啊，别让俺爷奶奶看到了伤心。”临别时，爹还搬了两个大西瓜放进后备箱，让我们回城慢慢品尝。

车子走了很远，透过倒车镜，我看见爹娘还站在街口，目送我们远去，直到车子拐弯还在向我们招手。爹娘在，家就在！我渴望常年吃到这饱含父爱的西瓜，和爹娘长相伴，享受这幸福时光。

